

中共辽宁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办公室

赵子卿回忆录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1份 141张

保管期限

卷 内 目 录

顺序号	成文机关 (或作者)	文 件 标 题	文件 字号	文件 日期	文件所 在张号	备 考
1	赵子卿	对朝阳.凌建.叶柏寿县 建立革命政权的回忆 (1944.12. — 1948.12)				
		一. 在朝阳县				
		(一) 接受党的派遣			1	
		(二) 凌原县的组织建政工作			21	
		(三) 横扫残匪			30	
		(四) 叶柏寿县的成立			39	
		(五) 凌建县和叶柏寿县合并			48	
		(六) 土 改			54	
		(七) 消灭叛军			87	
		(八) 大军向前进, 生产长一寸			108	

对朝阳、凌建、叶栢寿县建立 革命政权的回忆。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辽宁省计量局离休干部赵子卿

一、在朝阳县

(一) 接受党的派遣

为了驱逐日寇，收复失地，解放全东北，党领导下的地区和部门，作了多方面的和大量的工作。为此，晋察冀边区早于一九四一年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由寒光（即现在中纪委书记胡光）同志主持日常工作。任务是由晋察冀边区抽调有条件去东北工作的干部，经过秘密训练后

派到東北（伪滿）作地下建党工作。

一九四四年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七个年头。地处抗日前哨的晋察冀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越战越强，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已处于抗日战争反攻阶段。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中共地委以上的机关设立了向東北派遣干部的机构或设专人。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必须将沦陷区的工作提到和解放区的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上来。在沦陷区中，東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

冀

晋察北分局于一九四四年成立

冀北察区党委并设《东委》魏奇同志

(原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已病

故)是负责抽调干部派去东北做地

下工作的负责人。

冀

当时我^在北察区龙华县(河北省易

县一部分地区)公安局工作。魏奇同

志到龙华县委抽调派去东北做地下

工作干部时发现我的档案中记载着

~~胞兄~~赵振江(现已病故)在热河省朝

阳县城当木工,经县委研究同意派

遣我到朝阳县做地下工作。一九四

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把我介绍到魏

奇同志住地(当时龙华县领导机关

住龙华县第四区曹格庄,魏奇同志

(住在曹格庄东沟一户农民家里)当我一见到魏奇同志,他便热情的笑着握住我的双手说:“你是赵子娜同志吧!我就是魏奇。”我答:“我是赵子娜,县委叫我到您这里来”。接着魏奇同志向我传达了中央^指提木精神:“凡能在东北占住脚的党内干部,尽快派去东北,解放沦陷最久的东北人民。经过组织研究,准备派你去东北沦陷区工作。你胞兄赵振江在热河省朝阳县当木工,你可以到那里做掩护。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听了魏奇同志向我传达的组织决定,心情很是振奋,也有些激

劲。我是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的，党把我从一个普通贫^苦农民，培养成党的公安干部，并让我担当一定的领导工作，而自己对革命贡献则太少了。党能派我到敌占区独立工作，是党对我最大的信任，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考虑，一个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需要，是其起码的条件。

服从党的决定。

我坚定地回答：“但是我又说从“七、七事变以后已多年不通信了，赵振江是否还留在朝阳；如果赵振江不在，我去朝阳到那里落脚呢？”魏奇同志听后，感到是个实际间题。魏奇同志提出：“你在公

安局工作，你可通过城市据点关系，给你哥哥写封信先联系一下。不过时间刻不容缓，你得马上把工作交待完毕，立即到晋察冀边区《东委》地点在阜平县石家寨附近周家口，去接受秘密工作训练，并由《东委》派出。因~~地~~冀察区党委刚成立不久，还没有派遣条件。”我回到县公安局后，用毛笔给赵振江写了一封平安家信，信的内容是：你好，振江兄：家里一切平安，就是父母双亲想你心切，请见信速回音为盼！祝你冬安。

弟子卿

十一月二十九日

于河北省易县西关隆盛店（我

公安局情报据点)。

将信交给城市据点情报以后，
把工作交待完，公安局党支部^会我做
了鉴定，(参加鉴定会的有赵培元，
张魁元、芦智勇同志和我本人，共
计五个同志。当时支部书记刘立中
主持了会议)。带着我的党的组织
关系，到了冀察区党委《东委》魏
奇处，在那里住了一夜，次日我带
着区党委的组织介绍信，起程奔赴
晋察冀边区《东委》寒(韩)光处。
接受秘密工作训练。

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七大”

已在延安开幕，苏联红军已做久桶

林，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大好形势

发展很快，急须派我到东北。但此时组织上尚未接到赵振江的回信，判断赵振江已不在朝阳了。《东委》决定留我在《东委》机关工作。从此，我已经在《东委》机关公开了，当时给我的任务是，寻找接待报派遣的地工人员的住处和接待工作。当时把我编入《东委》宣传部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并在部长吕建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和吕建东同志曾到围家口村南山坡查看了古庙，那里有几十间房子，略加修理，就能接待几十名报派遣的干部。我在《东委》机关^内工作约半月左右的时间，组织上就接到了赵振

江的回信，立刻决定派我去朝阳。

《东委》组织部长石青山（化名）

同志向我交待任务是：“发动群众

抗日救国，长期埋伏，积累力量，

做地下建党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和

力量，条件允许可在敌伪军和一切

敌伪组织里开展瓦解和争取工作，

等待时机，配合反攻。”接受任务后

，如何到朝阳呢？当时《东委》提

出两个方案：一是通过古北口，但

这条路敌人封锁很严，附近有我军

不断打击敌人，这条路不够安全。

另一条路是经过山海关，但山海关

敌人检查的也很严。

总之，当时通过敌占区关卡是

困难的，特别进入东北（伪满）敌伪控制的更为严密。我向组织提出了我自己的设想，我有外祖父家三表兄孙少亭住在天津市河东区唐口大街十号是个开煤球铺的市贫民，可以叫我舅父护送我到天津，在我表兄孙少亭家落脚，并设法办理进入东北（伪满）的所谓“出国证手续”。《东委》完全同意了我的意见。

出发前给我办理了敌占区的“良民证”当时我的化名是赵振河（因为胞兄叫赵振江，故化名振河）并到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城工部》照了免冠一寸像片，贴在“良民

证”上，还给我进行了化装，浅兰色的长袍，细线袜子，千层底的黑色布口鞋，白色的小洋草帽。这套装束，除裤子，上衣，长袍是由敌占区买来的细布给我按身临时量裁缝制外，鞋帽也是由敌占区买来的。这个打扮既像小学教员，又像小职员，是城市里最常见的小知识分子的打扮。一切准备妥当，我立即从阜平县周家口出发，朝光同志派他的骑骡把我送到冀察区第一地委，接待我的是《东委》专职人员化民同志。

一九四五年农历四月十七日即公历五月二十八日我到了河北省定兴

县肖村我外祖父舅舅家，在我舅父
的护送下到了农历四月廿日即公历
五月卅一日到了天津市我表兄少亭
家。上哪里办“出国证”呢？我表
兄并不知道。后打听到了在伪“华
北交通公司”办理，而且每周只在
星期三上午十点开始办。到了下一
个星期三上午我和我表兄准时到了
伪“华北交通公司”的大门口，还
上一个拷着一个“卖油茶”的监子的特
务，说他是卖油茶的，监子里只有
一根油茶而且全土大^厚浮，根本不是
个卖油茶的，他占在大门口“领出
国证的。”他说现已过点了，今天
不行，明天再来吧”。我说：“一

↓
应你做什么？

个星期只有在星期三上午十点办，正好十点，咱们都是外头跑的人，还亏了你吗？”他说：“你们进去吧”。刚一进门，一个拿着一把小泥壶的看门人就喊：“你们干什么的”。答：“领出国证的”。“到这里来买个出国证袋。”我说：“能不能领到还是一个问题，领到后亏不了你。”我们进到院里，就已经有四、五个人站排了，我们站在他们的后面，以后又来了一个卷头站在我们的后面，他背着一面袋大枣，是到绥中串亲的。他后面又占了俩三个人，一共十人左右。我占在我表兄前面。到十一桌开始点名

问你叫什么名字，前面人答到叫什么
么（这个人经常跑关外做买卖的商
人）：他一边答，一边顺手拿出一
沓的钞，就给他写上名字了。当问
到我时，我也给了他五百元，并说
是我们俩人的，也顺利的写上了我
和我表兄的名字。当问到那个老人
时，只说叫什么，反复问，反复答
叫什么名字，就是不给钱，最后也
给他写上名字了。都写完名字后（
除老人外都交了钱），到一个小窗
户口领取出国证，每张出国证由他
们给照像，交^工本费三百元，我交
六百元，领到两张出国证，结果到
大厅后，说：“没有胶卷了，今天